



世界经典名著

美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一)

周奇峰 译

徐 涛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美〕欧·亨利

警察和赞美诗	员
征婚	怨
最后一片叶子	苑
没有完的故事	缘
麦琪的礼物	猿
我们选择的道路	源

〔美〕华盛顿·欧文

魔鬼和汤姆·华克尔	源
瑞普·凡·温克尔	源
睡谷的传说	愿

〔美〕安德森

萌芽	愿
畸人志	愿
曾经沧海	愿

〔美〕凯特·肖班

一小时的故事	源
智胜神明	源
一个争论之点	苑

〔美〕尼纳斯特·海明威

打不败的人	源
杀人者	员

拳击手	圆缘
乞力马扎罗的雪	圆苑
我累了，要休息	圆怨

警察和赞美诗

〔美〕欧·亨利

苏比躺在麦迪生广场他那条长凳上，不能入眠。每当雁群在夜空引亢高歌，每当没有海豹皮大衣的女人跟丈夫亲吻起来，每当苏比躺在街心公园长凳上不能入睡，这时候，你就晓得冬天迫在眉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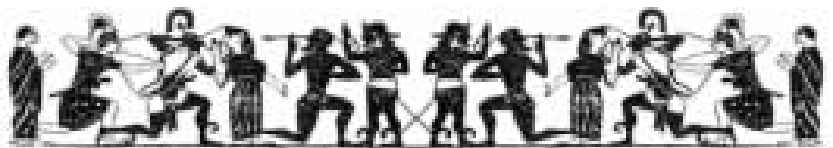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一张枯叶掉落在苏比的膝头。这是杰克·弗洛斯特的名片。杰克对麦迪生广场的老住户很客气，每年光顾之前，总要先招呼一声。他在十字街头把名片递给“露天公寓”的门公老“北风”，好让房客们有所知晓。

苏比知道，为了抵御寒冬，由他亲自出马组织一个个人财务委员会的时候到了。因此，他在长凳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苏比的冬居计划并不奢华。他没计划去地中海游玩，也不想去晒南方令人昏昏沉睡的太阳，更没计划到维苏威湾去漂流。他真心企求的仅仅是去岛上度过三个月。整整三个月不愁吃住，伙伴们兴趣相投，再没有“北风”老儿和警察老爷来纠缠不明，在苏比看来，人生的乐趣也只不过如此。”

多年来，好客的布莱克威尔岛监狱一直是他的冬季所去，正如运气比他好的纽约人每年冬天要买票去棕榈滩和里维埃拉一样，苏比也不免要为一年一度的“冬狩”做些有必要的安排。如今，时候到了。昨天晚上，他躺在古老的广场

— 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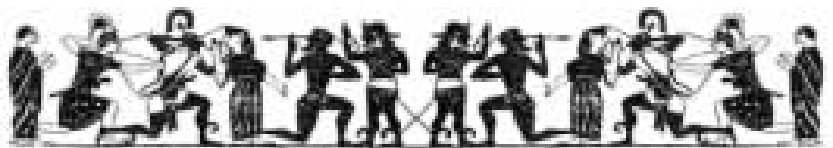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喷泉旁边的长凳上，把三份星期天的厚报纸盖在上衣里，盖在脚踝和膝盖上，都没有能挡住寒气。这就让苏比的脑海里快速而鲜明地浮现出岛子的影子。他看不起慈善事业当前对地方上穷人所作的布施。在苏比眼里，法律比救济慈悲得多。他可去的地方多的是，有市政府办的，有救济机关办的，在那些地方他都可以混吃和混住。当然，生活不能算是奢华。然而对苏比这样一个灵魂高傲的人来说，施舍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从慈善机构手里每得到一丝丝好处，钱固然不用花，却得付出精神上的屈服来回报。真是凡事有好必有弊，要睡慈善单位的床铺，必须让人押去洗上一个澡：要吃他一块面包，还得必须一五一十交代清私人的历史。因此，还是当法律的客人来得爽。法律尽管铁面无私，照章办事，至少没那么不知趣，会去干涉一位大爷的私事。

既然已经拿定主意去岛上，苏比立马准备实现自己的计划。省事的办法倒也不少。最安逸的莫过于在哪家豪华的餐馆里甜甜地吃上一顿，随后声明自己一文不名，这样就能悄悄地、安安静静地被送到警察手里。其他的事，自有一位识相的推事来处理。

苏比离开长凳，经过百老汇路和五马路交接处那片平坦的柏油路面。他转到百老汇路，在一家灯火通明的餐馆门前停下来，天天晚上，这儿汇聚着葡萄、蚕丝与原生质的最佳制品。

苏比对自己西服背心最下面一粒钮扣以上的部分很有信心。他刮过脸，他上装也还算过得去，他那条干净的活结领带是感恩节，那天教会里一位女士送给他的。如果他可以走到餐桌旁不令人生疑。就胜券在握了。他露出桌面的上半身



不至于令侍者怀疑。一只烤野鸭，苏比琢磨，那就差不离儿——再要一瓶夏白立酒，接下来是一份戛曼包干酪，一小杯浓咖啡，再要一支雪茄烟。一块钱一支的那种就可以了。总数既不会大得让饭店老板发狠报复，这顿牙祭又能让他在去冬宫的旅途上了无牵挂，心满意足了。

然而苏比刚踏进饭店的门，领班侍者的眼光就瞄到他的旧裤子和破皮鞋上。利落粗壮的手将他推了个转身，悄悄而迅速地打发他到人行道上，那只险遭暗算的野鸭的不体面命运也从此得以扭转。

苏比离开了百老汇路。看来用打牙祭去那个朝思暮想的岛是不成了。要进地狱，还得想其他的办法。

在六马路拐角处有一家铺子，灯火通明，陈设别致，大玻璃橱窗很招眼。苏比抬起块鹅卵石朝大玻璃上砸去。人们从拐角上跑来，带头的是个巡警。苏比站定了不动，两手插进大口袋里，冲着铜钮扣直笑。

“肇事的家伙在哪儿？”警察恼怒地问。

“难道你看不出我也许跟这事有牵连吗？”苏比说，口气虽带点嘲讽，但很友善，似乎好运在等着他。

在警察的头脑里苏比连个旁证都算不上。砸橱窗的没有人会留下来和法律的差役打交道。他们总是一溜烟跑掉。警察看见半条街外有个人跑着去赶搭车子。他抽出警棍，追了上去。苏比心里恼极了，他拖着步子走开去。两次了，都砸了锅。

街对面有家不怎么起眼的饭馆。它正合胃口大钱包小的吃客。它那儿的盘盏和气氛都粗里粗气的，它那儿的菜汤和餐巾稀得透光。苏比挪着他那双暴露身分的皮鞋和泄露真相



的裤子迈进饭馆时倒没遭到白眼。他在桌旁坐下来，吃了一块牛排、一份煎饼、一份油炸糖圈，以及一份馅儿饼。吃完后他跟侍者坦白：他无缘结识钱大爷，钱大爷与他也素昧平生。

“手脚麻利些，去找个警察来，”苏比说，“别让大爷久等。”

“用不着惊动警察，”侍者说，嗓音像奶油蛋糕般油腻得眼睛红得像鸡尾酒里浸泡的樱桃，“喂，阿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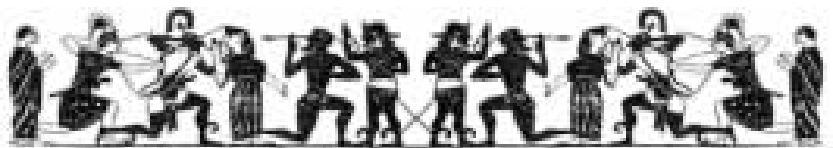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两个侍者干净利落地将苏比往外一叉，恰好让他左耳贴地摔在坚硬的人行道上。他一节一节地撑起身来，像木匠在打开一把折尺，随后又掸去衣服上的尘土。被捕好像只是一个绯色的梦。那个岛远在天边。两个门面之外一家药铺前就站着个警察，他只是笑了笑，沿着街走开去了。

苏比一直过了五个街口，才再次鼓足勇气去寻求被捕。这一回机会极好，他满以为十拿九稳，万无一失呢。一个衣着简朴颇讨人喜欢的年轻女子在厨房前站着，兴趣十足地盯着陈列的剃须缸和墨水台。而离店两码远，就有一位彪形大汉的警察，表情严峻地倚在救火龙头上。

苏比的企图是扮演一个下流、讨厌的小流氓。他的对象文雅娴静，又有一位忠于职守的巡警近在咫尺，令他很有理由相信，警察那双可爱的手很快会落到他身上，令他在岛上冬蛰的小安乐窝里不愁吃喝。

苏比将教会女士送的活结领带拉挺，将缩进袖口的衬衫袖子拉出来，把帽子往后一推，歪得马上要掉下来，朝那女子挨过去。他冲她做眉眼，嗽嗽嗓子，嘴里哼哈着，满脸堆笑，嘻皮涎脸，厚着脸皮把小流氓该干的那套恶心勾当一段

— 源 —



段演下去。苏比将眼光斜扫过去，但见那警察盯住他。年轻女人挪动了几步，又一心一意地看起剃须缸来。苏比跟了过去，大胆地挨到她的身边，把帽子举了举，说：

“啊哈，我说，贝蒂丽亚！你不是说要去我院子里玩儿吗？”

警察还在盯着。那受人轻薄的女子只须把指一招，苏比就等于进安乐岛了。他想像中已经感觉到了巡捕房的温暖和舒适。年轻的女士别过脸来，伸出一只手，抓住苏比的袖子。

“可不是吗，迈克，”她兴致勃勃地说，“不过先得请你给我买杯猫尿。若不是那巡警老盯着，我早就跟你搭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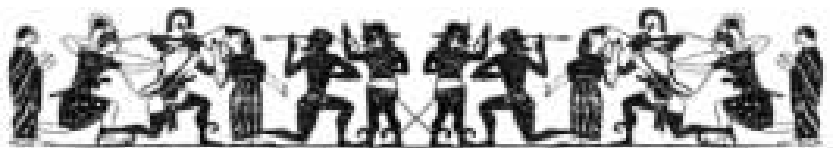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那娘们仿佛常春藤一样紧攀住苏比这棵橡树，苏比好不懊丧地在警察身边走了过去。看来他的自由是命中注定的了。

一拐弯，他甩掉女伴撒腿就跑。一口气来到一个地方，到晚上，最轻佻的灯光，最轻松的心灵，最轻率的盟誓，最轻快的歌剧，都荟萃在这里。身穿轻裘大氅的绅士淑女在寒冷的空气里兴高采烈地走动。苏比猛然感到一阵恐惧，是否有什么可怕的魔法镇住了他，让他永远也不会落入警察手里呢？这个念头令他有点发慌，不过当他遇见一个警察大模大样在灯火辉煌的剧院门口巡逻时，他马上就抓住“扰乱治安”这根稻草来。

苏比在人行道上扯直他那破锣似的嗓子，好像醉鬼那样乱嚷嚷。他又跳，又吼，又骂，使尽了办法大吵大闹。

警察让警棍打着旋，转过身子去背对苏比，对一个市民解释道：

— 缘 —



“这是个耶鲁的小伙子在祝贺胜利，他们跟哈德福学院赛球，请人家吃了鸭蛋。够闹的，可是不妨事。我们有指示，只管让他们闹去。”

苏比失望地停止了白费力气的吵闹。难道就没有一个警察来抓他吗？在他的幻想中，那岛已成为可望不可及的蓬莱仙岛。他扣好单薄的上衣来抵挡凛冽的寒风。

他看见雪茄烟店里一个衣冠整洁的人对着摇曳的火头在点烟。那人进店时，把一把绸伞放在门边。苏比跨进店门，拿起绸伞，慢慢地退了出去。对火的人马上追出来。

“我的伞。”他厉声说。

“噢，是吗？”苏比冷笑道：在小偷小摸的罪名上又加上侮辱这一条。“好，那你为什么不叫警察？没错，是我拿的。你的伞！你怎么不喊巡警？那边拐角处就有一个。”

伞主人放慢了脚步，苏比也放慢脚步。他有一种预感：他又一次背运了。那警察好奇地看着这两个人。

“当然，”伞主人说，“嗯……是啊，你知道有时会发生误会……我……要是这伞是你的我希望你不要见怪……我是今早在一家饭店里捡的……如果你认出来这是你的，那么……我希望你不要……”

“当然是我的。”苏比凶狠地说。

伞的前任之人退下去了。那警察匆匆忙忙跑去搀一位穿晚礼服的金发高个儿女郎过马路，以免她被在两条街外往这边开来的电车撞着。

苏比向东走，穿过一条因翻修而高低不平的马路。他忿忿地将伞扔进一个坑。嘟嘟哝哝咒骂起那些头戴铜盔、手拿警棍的家伙来。因为他想落入法网，但他们偏偏以为他是个



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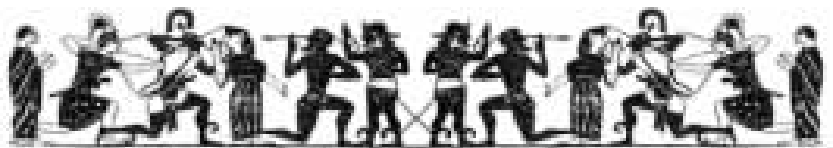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最后，苏比来到通向东区的一条马路上，这儿灯光暗了下去，也是隐隐约约的传来嘈杂声。他沿着街走向麦迪生广场，因为即使他的家仅是公园里一条长凳，他依然有夜深知归的本能。

但是，在个异常幽静的地段，苏比把脚步停住了。这儿有座古老的教堂，建筑古雅，不太规整，是带山墙的那种房子。柔和的灯光透过淡紫色花玻璃窗子射出来，无疑，是风琴师为了练熟星期天的赞美诗，在键盘上弹来弹去。动人的乐音飘进苏比的耳朵，吸引了他，将他胶住在螺旋形的铁栏杆上。

明月挂在中天，光辉、静穆；车辆和行人都很稀少；檐下的冻雀睡梦中啁啾了几声——这境界一时间让人想起乡村教堂边上的墓地。风琴师弹出的赞美诗但铁栏杆前的苏比入神，因为当他在生活中拥有母爱、玫瑰、雄心、朋友以及洁白无瑕的思想与衣领时，赞美诗对他来讲是很熟悉的。

苏比这时敏感的心情和老教堂的潜移默化融在一起，令他灵魂里忽然起了奇妙的变化。他猛然对他所陷入的培坑感到憎恶。那堕落的时光，低俗的欲望，心灰意冷，才能衰退，动机不良——现在这一切都构成了他的生活内容。

刹那间，新的意境醍醐灌顶似地激励着他。一股强烈而迅速的冲动激励着他去同坎坷的命运奋斗。他要将自己拉出泥坑，他要重新做一个好样儿的人。他要征服那已然控制住他的罪恶。时间还不算晚，他还算年轻，他想重新振作当年的壮志雄心，坚定不移地将它实现。管风琴庄严且甜美的音调令他内心起了一场革命。明天他要到热闹的商业区去找事



做。有个皮货进口商曾让他去赶车。他明天就去找那商人，将这差使接下来。他想做个显赫一时的人，他要——

苏比感觉到有一只手按在他胳膊上。他霍地转过头，只见是警察的一张胖脸。

“你在这儿做什么？”警察说。

“没干什么。”苏比说。

“那你跟我来。”那警察问。

第二天早上，警察局法庭上的推事宣布道：“布莱克威尔岛，三个月。”

— 愿 —



征 婚

〔美〕欧·亨利

“我刚才都跟您说了，”杰夫·彼得斯说，“我根本就不相信女人真会去坑人，跟她们合作或者叫她们帮忙做点事情，只要掺进芝麻大小的骗术，她们就晕头转向了。”

“这么夸她们一点儿不过分，”我说，“女人完全有资格这么说，女性就代表诚实。”

“可不是吗？”杰夫说，“她们总是让另一种性别的人去为替她们干不光彩的事，而自己却装作一副与之毫不干系的样子，直到她们的感情和头发都烫卷整理好后，便心安理得地找一个五短身材、扁平足、黄胡子的男人，帮她生缘个小孩，守着一所房子，靠一大堆贷款抵押，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我和安迪·图克就用过这样一个寡妇，那时我俩在斯戴普尔的凯罗开了一家婚姻介绍所，她的任务是帮我们玩弄一些小小的骗道。

“登一个广告的钱还是有的我们说的是那么厚薄的一叠钞票，关键是要想法设法让这些钱落入我们的婚姻介绍所。我们大概有 ~~四百~~ 四百五十美元，希望两个月内能翻一番。那时正好赶上可以大展拳脚的时候，像婚姻介绍所这样的业务用不着向新泽西州政府申请营业执照。

“我们登了一条广告，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 怨 —



迷人的寡妇，温柔美丽，芳龄 猿 岁，身价 圆 元存款还有值钱的地产，有意再嫁，她更愿嫁的是穷人而不是富豪，因为她认为真正的优秀人品往往出自于贫穷，就算大一点年纪，相貌差一点也没关系，只要他诚实、可靠，具有管理财产的能力和投资方面的知识。

孤寂中的女人

来信请寄彼得斯和图克代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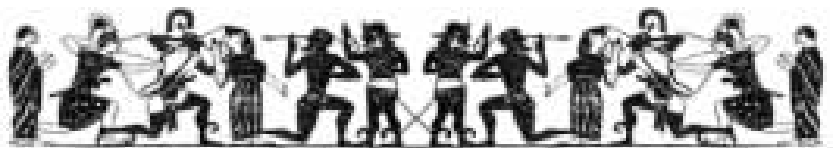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凯罗第三婚姻介绍所

“真棒，真太棒了，”我们信手写完这篇广告后，我说，“现在该思考一下，在什么地方才能找到一位这样的女士呢？”

安迪不愉快地瞪着我。

“杰夫，”他说，“我想，你也许忘记了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别，我们干什么非要找一位女的呢？要是有人在华尔街出售海底下的地皮，你也指望能在那块地皮上发现一条美人鱼？征婚广告和一位女士有什么必然关系呢？”

“你听我说”，你了解我的原则，安迪，我一切违法的买卖都有实在的东西，有让人看得见，摸得着，我就是这样做的。在一番仔细研究之后，我发现有些警察真的难以对付，不是随随便便使用一张 缘元钱或一支烟就可以打发的，我们在这儿这么干，是要随时可以拿出一个活脱的漂亮寡妇，或者和她条件差不多的女人，在长相、地产、房产这几项中最好能两项，就象我们以后要登的广告中要说的那样，就算日后



打官司对着法官咱们也不致于理屈词穷哇。”

“那好吧，”安迪说着，脑子里却盘算着别的什么，“这样也许更稳妥些，一旦邮差或警察到我们这儿仔细察看的话，”他说，“但，你去哪儿能找到这样的寡妇，情愿把时间浪费在婚姻介绍所的幌子上结果却得不到一桩实在的婚姻？”

我对安迪说，我知道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我有一个老朋友泽克·特罗特，从前在集市上摆摊，从事拔软木塞和拔牙的行业，一年前他错把一个老大夫开的含酒精的外敷药当成平日常喝的助消化药喝了下去，留下老婆一命呜呼。以前我常去他们家，我想我有把握劝服那寡妇替我们干。

“到她住的那个小城只有 ~~远~~ 英里地，我马上开车去那儿，在以前的那幢开满向日葵的小房子和原先的那群总在低头喝水的公鸡中，我找到了她。特罗特太太和我们那篇广告对得上号，就是在相貌、年龄、财产上不太相称，但她看上去很得体，乍一看还挺体面。

“‘彼得斯先生，您筹划的事不会一点不光彩吗？’当我对她讲述完我们想让她干的事后，她问我。

“但是，特罗特太太，”我说，“安迪·图克和我估计了一下，在这片辽阔美丽的土地上，大约有 ~~猎~~ 四个形色各异男人试图得到您纤美的双手当然还有我们编出来的财产和金钱。您想想，为了在您身上碰运气，有 ~~猎~~ 四个男人上钩，他们全都是些懒鬼、贪心鬼、一事无成的穷光蛋、骗子……。”

“‘我和安迪，打算给社会上这帮寄生虫一个狠狠的教训，我和安迪忍了好久，才没有成立一个名叫：集道德、至福、忌妒之大成的婚姻介绍康采恩，我的解释您满意了



吗？”

“可以，她说，“我明白这一点，您是决计不会做任何不体面的事情的，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是要我向您提的那猥亵个流氓——拒婚呢，还是一批一批地打发他们？”

“特罗特太太，您的工作，实际上仅仅是当一个引人的焦点而已，您大可以舒舒服服地住在一家旅馆里，什么都不用干，安迪和我会处理所有信件以及业务上的事情。”

“不过，一旦有个异常热情、奔放的求婚者，舍得花一笔车钱，诚心诚意地向您求婚，这样的话，显然您得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亲手将他们拒之门外。我们每星期付给您 圆缘美元酬劳，旅馆费用也包在我们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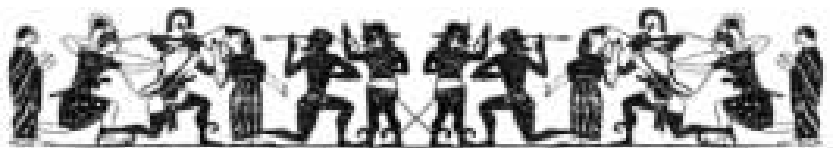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让我考虑 缘分钟，”特罗特太太说，“我随身就携带一个粉盒，房门钥匙由邻居代管，您们从今天开始就给我计工资吧。”

我把特罗特太太带回凯罗，把她送到一家家庭旅馆，那儿距离我和安迪的住所挺远，不过倒是很容易找，这样不致于引起任合怀疑了。安排好后，我向安迪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太棒了，”安迪说，“现在，收收你的心，别再想办法去勾引、诱惑别人了，把小牛肉先放一边，考虑考虑怎么对付鱼儿们吧？”

于是乎，我们就将广告稿交给那些全国发行的报纸，用的是同一篇措辞。要不是我们一定要让那些傻乎乎的应征者争先恐后给我们回信的话，就根本不用在那么多的报纸上都登这篇广告，那些应征者的回信把邮局忙得团团转。

“我们为特罗特太太在银行里存了 圆四四美元，把存折交



付给她，以防在有人怀疑我们介绍所的动机和可靠性时，可以出示给他们看。我了解特罗特太太是一个诚实的人，是可以值得信任的，我们把钱划到她的名下不会有什么危险。

“就这么一幅广告，就大可以让安迪和我每天都得忙的不可开交，花上 圆小时来回复雪片般飞来的信件。

“每天大概有数以百计的信件，我未曾想过，在这个地区竟然有这么多高尚而又贫寒的男士们预备和这样一个让人着迷的寡妇结为伉俪，并且勇于挑起重担，用她的钱去搞投资。

“大多数应征者都扬言，他们都不过是些长着胡子却没工作的人，可是这世道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对她他们充满了好感，下定决心做一个让她满意的合格男子汉。

“每个应征者都收到一封彼得斯和图克的回信，信中说，这个寡妇已被他们诚挚、生动的信感动，请他们继续再写一封更为详尽的信，最好再邮张相片。彼得斯和图克还要求应征者，在第二封信中附上 圆美元，当作介绍所转信给美丽的寡妇的服务费用。

“到现在，您可以看到我们精心策划的好结果了。本地区大约有 忽圆 像素不相识的骑士们以各种途径弄来钱寄给我们。对这就是一切的一切，就是我和安迪太辛苦，要费那么大的力气去拆信封，把钱从里面掏出来。

“很少有求婚者会亲自登门拜访的，如若有人来，我们把他们送到特罗特太太那儿，也就完事了，只有三四个人看了后折回去，到我们这儿来借回家的车钱。

“不久，从外地来的信件也姗姗而至，安迪和我每天的收入在 圆圆 美元上下。



“一天下午，我正忙于把 员美元、圆美元的钞票塞进烟盒里，安迪则吹着口哨《结婚钟声不是为她响起》的，一个看上去很有教养的小个子男人从外面走了进来，他仔细地打量四周的墙壁，仿佛那上面挂着几幅盖恩斯巴勒的画似的，我看着，他心中自然产生一股自豪感，做这当买卖到底没有引出什么大的乱子来。

“我看，您今天收到了很多信。”那人说。

我抓起我的帽子。说：“您来，‘我们正等您呢，我带您去瞧瞧您所想看的，您从华盛顿动身的时候，特德好吗？’

“我带他去了‘河光’旅馆，让他握了握特罗特太太的手，即而又把那张 圆四十五美元的存折给他看了。

“看上去一切正常呀。”这位秘密侦探说。

“太对了，”我说，‘要是您还没结过婚的话，您可以和这位女士聊上几句，这 圆美元，就给您免了。’

“谢谢，”他说，‘我要是还没结婚的话，或许会接受你们的好意。

“约 缘个月后，我们总共赚了 缘四四多美元，我们考虑，应该到收场的时候了。好多人向我们埋怨，特罗特太太对他们不太感兴趣，好些求婚者甚至还当着她的面这么说，然而她却对此无动于衷。

于是我们决定就此收手。我去特罗特太太住的旅馆，给她最后一星期的薪水，向她道别同时取回那 圆四十五美元。

她哭得像一个不愿去上学的孩子。

看见她的时候，‘谁欺侮您了，还是您想家了？’我说。

“都不是，彼得斯先生，”她说，‘我想和您谈谈，您一直是泽克的朋友，当然他也是您的朋友。彼得斯先生，我想

— 源 —

